

# 西班牙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的 版畫教學源由及其所受之影響

林 惠瑛 Hui-ling LIN

西班牙拿瓦拉大學 (Universidad de Navarra)

藝術史博士候選人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專任講師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西班牙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la Real Academia de San Fernando)版畫教學的起始、重要的師資及其與法國的關係。十八世紀歐洲藝術學院的盛行影響藝術創作甚鉅，西班牙藝術學院的版畫教學發展於此時，從此，版畫藝術不但擺脫了之前的工匠味道，並形成了所謂的學院式「優美風格」。本文內容主要分為四部分：第一部份緒論，介紹歐洲「學院」的興起、其設立的目的及歷史。第二部份研究西班牙學院派的形成及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的成立。第三部份分析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的版畫教學及其重要影響人物。最後結論，探討法國版畫家對西班牙版畫發展的影響。

## 一、緒論

歐洲藝術學院的興起，在於當時它的創辦者期盼能成立一個有別於中世紀工匠涵義之藝術家公會的機構(Ubeda de los Cobos, 1992: 4)。這個新機構的產生，希望能達成三個目標：第一，根據藝術家的社會新需求建立一個傳授新教材的教學中心；第二，保護藝術創作者的利益；第三，尋找理論探討的焦點(Gómez Cedillo, 1996: 1-3)。

“學院”這個字源自於古希臘文“akademeia”，為靠近雅典娜城柏拉圖傳授學生哲學的小樹林。近代一點，這個名詞第一次被使用於十五世紀的義大利，作為描述文人聚會的用語。但是自從十六世紀開始，尤其是相較於只是傳授手工技術，學院被用於形容教育為其主要目的之一，且師承一位知識分子的藝術家社團。雖然解剖學、幾何學、透視學、歷史或其它學科也包含在課程當中，但在古老雕塑作品及模特兒之前畫素描卻形成學院教學的主要內容(Turner, 1996: 101, vol. 1)。

大約在一六〇〇年左右，學院的觀念從義大利蔓延到法國、西班牙及荷蘭。然而卻是在路易十六所統治的法國，當時的藝術學院首次成為國家藝術政策中正式且不可分的一部分，並且擁有足夠的自主權影響教學及藝術家的志向及專業。因此很多成立於十八世紀的藝術學院都以一六四八年成立於巴黎的皇家繪畫及雕塑學院為參考典型。直到二十世紀中旬，這所藝術學院的教學方法，一直被大部分的藝術學校所採用。隨著二十世紀學院觀念之聲望的沒落與致力於藝術教育之機構的增加，有些學院失去它的

教育功能，成為扮演榮譽、行政及展覽功能的角色(Turner, 1996: 101, vol. 1; Carrete Parrondo, 1996: 11-15)。

## 二、西班牙學院派的形成及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的成立

隨著巴洛可的到來，一個新的教育制度於一五六四年經由耶穌會教士從義大利傳至西班牙，對於西班牙的學院派教育注入一股新的活力。第一所藝術學院聖路加藝術學院la Academia de San Lucas，於一六〇六年成立於馬德里。之後教育書籍開始出版，如Diego L'opez de Arenas所著的《鏤空木工概論》(塞維亞Sevilla, 1633)，Vicente Carducho所著的《繪畫的對話》(馬德里Madrid, 1633)，Francisco Pacheco所著的《繪畫的藝術》(Sevilla, 1649)，及Lorenzo de San Nicolás所著的《建築的藝術與用途》(Madrid, 1633-65)。同時也引進被稱做《學院的速描手冊》(Turner, 1996: 356-357, vol. 29; Carrete Parrondo, 1996: 15)。

緊接著相繼在瓦倫西亞 (Valencia)、塞維亞 (Sevilla)、巴塞隆納 (Barcelona) 及其它大城市成立藝術學院。這些學校同樣也是採用義大利學院的模式，但是由於在傳統公會組織之外，藝術家合法地位的缺乏及國家保護政策的薄弱，意味著這個制度所存在的缺失。儘管如此，雖然很多的學院是地方團體或小型公會，它的教育不但展現出藝術技法的科學基礎、傳播先進的理論並且幫助創造出一個屬於西班牙的風格。由藝術家個人創辦的私人學院當中，以Jose Garcia Hidalgo最為出色，一張他於一六八〇年製作的版畫，描繪出當時這所學院素描課的上課情形。十八世紀的西班牙，法國的國家藝術學院典型取代了之前的義大利學院模式，這個新的學院典型，更符合了當時被稱做開明專制之推動者的西班牙潑旁王朝的喜好 (Villena, 1992: 84)。

### 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

於一七二六年在畫家Francisco Antonio Meléndez及一七四一年在當時西班牙皇宮工作的義大利雕刻家Giovanni Domenico Olivieri的提議下，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

在國王費南度六世的贊助下，依循法國的學院模式於一七五二年成立於首都馬德里，並成為西班牙藝術學院中的領航者。前幾任院長皆受巴洛可風格的訓練，之後漸漸的加入受啓蒙文化薰陶、從古代尋找美與均衡的靈感的年輕藝術家。在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所作的決策當中，以下列工作最為出色：西班牙藝術訓練的標準化，工匠公會所不認識的正確官方風格的要求，對國家文化資產的保存及修護的直接責任，確定西班牙歷史及美學研究的方向，及文憑、榮譽、獎項的賦予。隨即而來的改變便是形成藝術家與工匠之間的大差異 (Azcarate Ristori, 1994: 17; Carrete Parrondo, 1996: 15-16)。

之後，相繼在塞維亞 (Sevilla)、瓦倫西亞 (Valencia)、薩拉戈薩 (Zaragoza)、巴亞多利 (Valladolid) 及其它城市設立省立藝術學院。同時也成立素描、美術及工藝的地方性學校。制度化的影響與對古典主義的崇尚造成教學的理性化，不論在理論或創作上皆呈現出對理想主義的追求。

藝術學院的法規當中，最大的

特色就是教學與行政單位職能分權的差異，藝術家專職教學工作，行政業務由與藝術創作不相干的貴族及藝術愛好者來擔任。藝術家的意見與行政人員的差異形成一個不斷摩擦的主要因素。這些摩擦最後造成發生於一七九二的大危機，也正是浪漫主義對抗學院派的反彈預兆 (Ubeda de los Cobos, 1992: 18)。一直到一八三三年西班牙國王費南度七世去逝為止，法令與教育的密切關連一直主宰著西班牙的藝術教育。不同於之前的嚴格體制，從此時起尋求更大的自由。此外個人畫室的設立造成與官方藝術教育機構的競爭，不但對藝術教育注入了一股新的思潮，並且豐富了教學的方式。新的教育思潮由浪漫派藝術家Antonio Maria Esquivel (1806-1857)、Federico de Madrazo y Kuntz (1815-1894) 及最激進的Jose Galofré (1819-77) 為代表。對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而言，它的第一個重要事件發生在一八四四年，當時學院最重要的建築部門分裂出去，並於同年成立為建築高等學校。

十九世紀後半葉，相對於自由創作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被認為是一所退步的機構，如同官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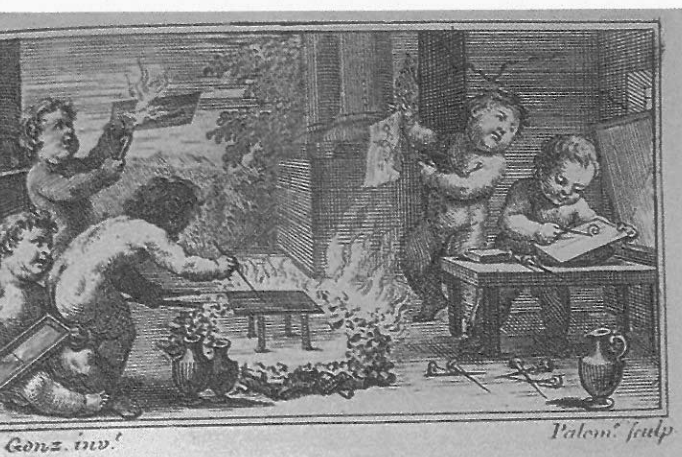


圖1 Juan Bernabé Palomino 複製Antonio González Ruiz的素描作品  
圖上 版畫的寓言 1754 銅版 直刻 72x126mm 國家版畫中心 馬德里  
圖下 雕塑的寓言 1754 銅版 直刻 73x118mm 國家版畫中心 馬德里

品味標準的工具。也是從那時候起，“學院”這個名詞及它的衍生字“院士”或“學院派”都含著相當程度的貶義味道。

### 三、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的版畫教學

十八世紀後半葉的版畫教學為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最成功的成果之一( Calcografía Nacional,1991:1)。它系統化的教學與創立所謂的「優美風格」推動了西班牙啟蒙時代版畫的發展，一七四四年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籌備委員會成立時，只有設立繪畫、彫刻及建築學科。但是當一七五二年學院正式設立的那一

年加入了版畫教學，由於西班牙缺少版畫家，因此直到那時候版畫一直是被忽略的一個學科。這個新的部門包含兩門主修，依照直刻、蝕刻或細點蝕刻不同的技法分為凹雕或紀念章雕及金屬雕兩類。這兩個主修的第一任主任為宮廷直刻版畫家 Juan Bernabé Palomino及錢幣製造師Tomás Francisco Prieto (Carrete Parrondo,1987:439;1996:16-17;Rodríguez G. de Ceballos,1992:16 2)。

如同其它的學科一樣，為了想要改善版畫的藝術，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創設留學獎學金讓最優秀的學生赴巴黎研習。第一批於一七五二年到法國的留學生為：專攻歷史及肖像版畫的 Manuel Salvador Carmona，學習凹雕的 Alfonso Cruzado及學習製圖的 Tomás López 與 Juan de la Cruz Cano y Olmedilla (Rodríguez G. de

Ceballos,1992:192)。這四位藝術家在巴黎求學期間的運氣相當不同，只有 Manuel Salvador de Carmona獲得成功及聲望，其他三位儘管在這幾年學習到純熟的技能，但是成就平平 (Bédard,1989:273-278)。

之後，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於一七七六年再度派遣Hipólito Ricarte及 Francisco de Espinosa、一七九七年的Mariano González de Sepúlveda及一八〇二的Manuel Esquivel與Felipe Cardano赴巴黎學習。這些在巴黎接受訓練的版畫家，沒有一位能像Manuel Salvador de Carmona一樣對後來西班牙版畫藝術產生影響(Bédard,1989:278-288)。

可以說西班牙直刻版畫藝術產生在聖斐南度藝術學院。接下來將介紹聖斐南度藝術學院兩位重要的版畫主任，直刻版畫技法的先驅者Juan Bernabé Palomino與革新者Manuel Salvador Carmona。

#### 先驅者一

Juan Bernabé Palomino  
(1692-1777)

這位自學出身的版畫家為畫家



圖2 Manuel Salvador Carmona 複製Francisco Solimena的繪畫作品 卡洛斯三世的寓言 1761-63 銅版直刻 641x442mm 國家版畫中心 馬德里



圖3 Manuel Salvador Carmona 複製Antonio Rafael Mengs的繪畫作品 Mengs自畫像 1780 銅版直刻 310x230mm Correa收藏 馬德里

Antonio Palomino y Velasco (1655-1726)的侄子，曾與他學習過繪畫。他對直刻版畫技術的精通，使他於一七三六年成為皇室首席版畫家，並於一七五二年受聖斐南度藝術學院委託教授版畫課程，成為當時學院裡唯一教授此學科的老師。在他擔任系主任期間，至少有三十五位註冊的學生，但是這三十五位學生並非全都是他的直接門徒，因為其中有的是自學、有的是被送到國外接受與Palomino不同教學方式的學生。在當時，大部分的版畫家都致力於滿足市場的需求，他們的技巧雖然正確但水準卻平庸，因此在那個時代裡，Palomino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例子，他擁有細心與學院式的風格，為西班牙第一位創立「優美風格」的版畫家（圖1）（Caretter Parrondo, 1996: 87-91）。但如同Jesusa Vega（1989: 90）所稱，雖然Palomino擁有完美的技法

訓練，在他以及他的學生的作品裡，可以看出這份技巧的嚴謹但卻缺乏一種精緻，他們無法突破這個瓶頸，可能是因為未曾接觸過一位致力於尋找直刻效果的老師。

### 革新者一 Manuel Salvador Carmona (1734-1820)

為著名彩色木雕聖像雕刻家Luis Salvador Carmona (1709-1767)的侄子。一七五二年至一七六三年在巴黎期間，師承法國繪畫與彫刻皇家藝術學院老師Nicolas Dubois。他的版畫線條簡潔而有力、大膽且柔順、和諧中充滿變化及自由（圖2、3）。一七六一年被命為該繪畫與彫刻皇家藝術學院院士（Esteve Botey, 1993: 304）。一七六二年返回西班牙，一七六四年被命為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

榮譽院士，於一七七七年成為版畫部門的主任，一七八三年成為皇家版畫家。因為Manuel Salvador Carmona的原因，在西班牙啓蒙運動時代直刻版畫藝術到達最高峰。

Manuel Salvador Carmona的歸國讓西班牙的版畫藝術注入一股強大且創新的力量，並到達一個未曾被超越過且具有表現力及美學觀的創作水準（Calcografía Nacional, 1991: 10）。由於這位藝術家新穎的教學引導，當時在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裡，版畫教育獲得最大的成就（Bedat, 1989: 299）。剛回馬德里那幾年，Carmona訓練他的弟弟Juan Antonio Salvador Carmona及Fernando Selma成為他的首任弟子。擔任版畫主任期間，在他所教導的學生當中出現了西班牙十九世紀出最優秀的版畫家，如Blas Ametller、Esteban

圖4 Jean Audran 複製魯本斯的繪畫作品 女王的加冕 1710 銅版 直刻 508x821mm 羅浮宮版畫中心 巴黎



Boix、José Gómez de Navia、Simón Brieva、Manuel Alegre、Luis Fernández Noseret、Mariano Latasa 及 José Béquér (Calcografía Nacional, 1991:10)。一八二〇年 Carmona 去世之後，聖斐南度藝術學院任命他的弟子 Blas Ametller (1768-1841) 為直刻版畫主任，這位學生為前一世紀這位技巧純粹的直刻版畫家忠誠的繼承者 (Carrete Parrondo, 1996:33)。

Manuel Salvador Carmona 在聖斐南度藝術學院任教期間，讓我們清楚的認識當時他的學生如何接受他的訓練及他的教學過程<sup>1</sup>。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出發點就是訓練素描技法，因為它是所有藝術的基礎。接下來，當學生已經掌握一定程度的流利技法後，Carmona 就挑選十七世紀法國最著名的版畫家，如 Edelinck、Drevet、Nanteuille、Audran (圖4)、Mason 等的作品當作學生的習作範本<sup>2</sup>，

直到他們能獨立創作為止。Carmona 也建議學院把前面所提的法國版畫大師的作品掛在一間特定的教室裡，學生與畫作的直接接觸可讓他們獲得進步，除此之外，也可以裝飾學院<sup>3</sup>。同時，他強調學生要常閱讀 Maneul de Rueda 在一七六一年出版於馬德里的版畫製作手冊 (圖5)，這本書的原著者是法國人 Abraham Bosse，一七五八年出版於巴黎，書中教導銅版、直刻、蝕刻等版畫 (Vega, 1989:92-100; Carrete Parrondo, 1989:37-40)。

#### 四、法國版畫家對西班牙版畫家的影響

Carrete Parrondo (1988) 指出，十八世紀前半葉的西班牙版畫家只能稱做熟練的工藝家。因此，本研究最後要探討的是這些培育當時最重要的版畫家的法國大師與

西班牙的關係，尋找出存在於法國版畫家與西班牙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前三任版畫主任 Juan Bernabé Palomino、Tomás Francisco Prieto、Manuel Salvador Carmona 及 Carmona 對學生的法式創作教學之直接與間接的關連。

雖然聖斐南度藝術學院前兩任版畫主任，直刻版畫家 Juan Bernabé Palomino 與紀念章專家 Tomás Francisco Prieto 不是直接在法國接受版畫訓練，但他們卻與法國版畫家有重要的淵源。Palomino 擁有細心與學院式的風格，他的技法來自於對十八世紀當時直刻版畫的自習、複製及模仿最優秀的外國作者。除此之外，著名的法國版畫教學 Abraham Bosse 手冊總是不離其手 (Calcografía Nacional, 1991:3-5)。至於 Prieto 則擁有一套以羅馬歷史英雄為主題的完整的紀念章，是由在巴黎學習並且是法國版畫界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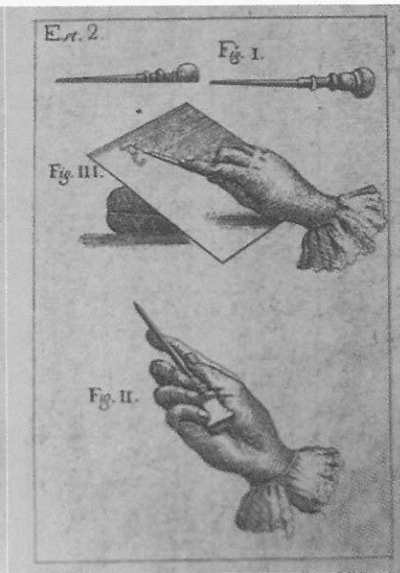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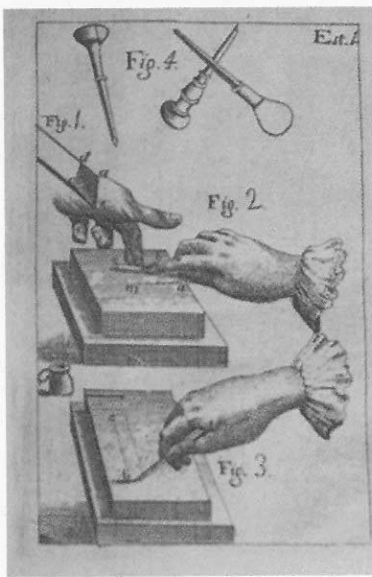


圖5 Manuel de Rueda  
圖左 彫刻刀的操作方式 1761 銅版直刻 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 馬德里  
圖右 雕刻刀的拿法 1761 銅版直刻 聖斐南度皇家藝術學院 馬德里

表的Jean Dassier及他的兒子Jacques Antoine所製作。同時，Prieto也擁有一套由法國藝術家Joseph Marteau與Jean Duvivier所製作，以法王路易十五的歷史為主題的完整的紀念章(B'edat, 1989:291)。

如同前面所提，聖斐南度藝術學院版畫教學革新者Manuel Salvador Carmona師承於法國繪畫與彫刻皇家藝術學院老師Nicolás Dubois。在巴黎與這位老師緩慢及耐心的學習，使他能與當時法國最有名的直刻版畫大師相抗衡。在他早期模仿法國最優秀版畫家如Edelinck與Guercino的作品裡，就已顯現出這位年輕版畫家的實力(Calcografía Nacional, 1991: 9)。在西班牙Carmona受法國影響的教學方式形成一個學派，十七世紀最知名的法國版畫家的作品及法國版畫教學Abraham Bosse手冊也是他最常使用的教學教材(Carrete Parrondo, 1989:37)。

在Carmona的美學與技術的影響下，清楚的看出他的學生直刻版畫的純淨技巧：強烈的學院特質、巨大的直刻力量、深厚的素描底子、技法純熟、細緻、具有

活力及人文氣息的造型、和諧、對陰影的恰當掌握、水墨的層次變化及很明確的背景(Carrete Parrondo, 1989:37-44; Calcografía Nacional, 1991: 9-14)。這些影響可以在他學生的作品裡看到，如Juan Antonio Salvador Carmona (1740-1805)的“聖地牙哥使徒”及“聖

母哀痛像”(Calcografía Nacional, 1991:39-42)，Fernando Selma (1752-1818)的“以色列人渡紅海”及“聖家堂”(圖6)(Calcografía Nacional, 1991: 63-66)，Blas Ametller Rotllan (1768-1841)的“急馳”及“Julio Cesar的葬禮”(圖7)(Calcografía



圖6 Fernando Selma 複製法爾的繪畫作品 聖家堂 1808 銅版直刻 422x322mm 國家版畫中心 馬德里

Nacional,1991:79-83)。這些風格也正是Carmona的法國老師Nicolas Dubois的版畫創作特色(Turner,1996:407,vol.9)<sup>4</sup>。

### 註釋

- 1 他的教學方式於一七九二年他所發表的一篇有關聖斐南度藝術學院教學改革方案的報告中清楚的反映出來。
- 2 Carmona在上任版畫部主任一年後，於一七七八年對聖斐南度藝術學院所作的行政報告中，從他的回答內容可看出他對直刻版畫的古典技法的維護：“真正的版畫藝術就是跟隨博學多藝的Audran，在他的Alejandro戰役這個作品裡就可看出他的才智及精煉，不論是在直刻部份或是蝕刻方面，他透過線與點的連結來呈現大自然的微妙。而在Edelinck的作品當中則展現出直刻版畫的大膽及甜美。很多人跟隨著這兩位大師，他們也都可以成為我們的導師及改進版畫藝術的學習對象”。
- 3 在一八〇四年的聖斐南度藝術學院財產目錄裡，標明有一百五十四張版畫懸掛在學院的牆壁上。在這些作品當中，有二十二張是從盧本斯在一六二一年至一六二五年為盧森堡梅第契皇室書廊所畫的馬利亞梅第契一生的圖畫複製而成。
- 4 Dubois的版畫充滿力量、造型有活力、背景很明確。

### 參考文獻

- Azcarate Ristori, J. M.(1994): “Genesis y evolución de la Real Academia en el período 1744-1843” , In *Obras Maestras de la Real Academia de San Fernando* (pp.17-25). Madrid: Real Academia de San Fernando.
- Bédat, C. (1989): *La Real Academia de Bellas Artes de San Fernando (1744-1808)*. Madrid: Fundación Universitaria Española.
- Calcografía Nacional (1991): *Maestros del Grabado, siglo XVIII*. Madrid: Calcografía Nacional.
- Carrete Parrondo, J. (1988): *El arte de la estampa en la ilustración las Bellas Artes*. Valencia: Graficuatre.
- (1989): *El grabado a buril en la España Ilustrada: Manuel Salvadór Carmona*. Madrid: Fábrica Nacional de Moneda y Timbre.
- Carrete Parrondo, J.; Checa Cremades, F.; Bozal, V. (1987): “El Grabado en España, siglos XV al XVIII” . *Summa Artis*, vol. 31. Madrid :Espasa-Calpe.
- Carrete Parrondo, J. y otros (1996), *El grabado académico en la época de Goya*. Zaragoza: Ediciones de Fundetodos.
- Esteve Botey, F.(1993): *Historia de Grabado*. Madrid: Labor.
- Gómez Cedillo, A.(ed.)(1996): *Diccionario de Arte Español*.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 Rodríguez G. de Ceballos, A.(1992): *El siglo XVIII - entre tradición y academia*. Madrid: Silex.
- Turner, J.(1996): *The Dictionary of Art*. vol.1, 9 & 29. New York: Grove.
- Ubeda de los Cobos, A.(1992): *La Academia y el artista*. Madrid: Historia 16.
- Vega, J.(1989): “El grabador: arte y técnica” . In *La formación del artista, de Leonardo a Picasso* (pp.83-109). Madrid: Real Academia de San Fernando. Calcografía Nacional.
- Villena, E. (1992): “Grabado en dulce y en hueco. Arte y técnica al servicio del rey” . In *Renovación. Crisis. Continismo - La Real Academia de San Fernando en 1792* (pp. 83-97). Madrid: Calcografía Nacional.



圖7 Blas Ametller Rotllan 複製 Juan Lanfranco的繪畫作品 Julio Cesar的葬禮 1808 銅版 直刻 555x757mm 國家版畫中心 馬德里